

仇死生

著明陳·斐 遠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人物表

嚴敦厚：中和堂藥舖的掌櫃，五十多歲。

嚴伯民：其子，三十歲。

劉淑英：其媳，二十八歲。

范懷和：其外甥，藥舖學徒，十九歲。

龍兒：其孫，九歲。

崔老奶奶：街坊，五十二歲。

劉虎：三十六歲，「十九號」情報員。

馮占鰲：三十九歲，「十九號」情報員。

李書樓：三十歲，「十九號」情報科長。

白玉娟：二十七歲，「十九號」情報員。

韓玉山：二十五歲，「十九號」便衣。

馬山德：二十四歲，「十九號」便衣。

朱玉金：二十八歲，「十九號」便衣。

趙班長：三十歲，僞自衛班長。

僞自衛隊員甲，乙。

保丁：三十歲。

高揆一：二十四歲，鐵路工人。

劉天孝：三十二歲，小商販。

郭松元：小房主，三十六歲。

賈西春：商人，流氓，三十六歲。

許文炳：二十八歲，變戲法的，國民黨員。

馬弁：二十八歲，「十九號」趙主任的馬弁。

王忠元：四十五歲，看守。

時 間

民國三十六年七月——十月。

地 點

石家莊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中和堂藥舖櫃上。

時間：七月某日黃昏。

開幕時：范懷和正在碾藥，龍兒及劉淑英坐在櫃裏，門外暮色已臨。

英：別算了，龍兒，看你爺爺回來沒有？

龍：不，我把這題算好。

（嚴敦厚上）

英：爹，回來了，今兒個這末晚，一忽就快戒嚴了。

范：（給拿長袍掛起）舅！喝水。

嚴：到橋東看病，半路上又算救了半條命。（咳嗽）

英：你累了，早點歇着吧！

嚴：不要緊。

英：爹爹今天儘是些什麼病？

嚴：儘是時症嘞。

英：這一陣太熱，容易得時症。

嚴：唔！這一陣時症特別多。

范：舅！（送上熱手巾給嚴）

嚴：橋東有一家，掉了戶口冊，昨兒個夜裏就把這人抓走了，剩下七十歲的老娘，沒法活，瞅着沒人就上吊了，恰好我在那兒，請我去折騰了半天，才算救過來，唉！這些都不用提了。喔！我出門半天，家裏有什麼事麼？

范：有一個人請舅君病去。

嚴：讓我歇一下再去，是誰家？（英急去拿袍子）

范：安國縣黨部張秘書，還是給他二姨太太治病！

嚴：又是他！（對拿着袍子的英）不用了，我顧不上去！

英：爹！上回你沒有去！這回再不去，不好吧！

嚴：他那個病，不要緊，再說，我累了。

英：他有錢有勢，得罪他可不成！

嚴：唔！

范：這一陣抓人抓得亂糟糟的。

嚴：（咳）

英：爹，你不常說，咱們行醫的應該濟世活人，不能見死不救麼？

嚴：咳！這看對什麼人，他那種憐病，看好了也白費，再說他們有門路，那裏不能找到醫生。（咳）唉！年歲大了，精力顧不過來，你快打電話去，回

絕他，說我病人多，沒回來！（咳）

范：唔！（下）

英：爹，你又咳嗽了，那就歇歇去吧！

龍：爺爺，爺爺，你看我寫的。

英：你爺爺累了，別給他纏。

嚴：不要緊，我看！（唸）濟世活人，寫的好，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？

龍：唔！不，不知道。

嚴：你爸爸該回來了。

龍：我到門前瞧瞧去！（高興的收拾書包）（范上）

范：電話打了，回絕了。

嚴：唔！噫！這付藥怎麼到這時候還沒取走。

范：喔！她眼下沒現錢，說明天來取。

嚴：這做得太不對啦！我跟你說過好幾回，咱們作買賣的人，固然爲了掙錢養家，而行醫的是爲了濟世活人，她實在拿不出來，就算了嘛。

范：她說害病是背錢的事，錢背够了就好了！不化錢吃藥，病好不了。

嚴：這是誰點的？

范：街坊崔奶奶替他小子點的。

嚴：這就更不對了！崔老奶奶常常跟咱們來往，家裏就靠拴兒拉洋車，掙一天吃一天，他病了就斷頓，所以她這麼說，噫！你這孩子……

范：那我快給她送去。

嚴：對了！快送去！以後千萬要記住，該幫助人的時候就幫助人。

范：記住了。

龍：媽，我也去！

嚴：不要把我的話當耳邊風，懷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我這都是金玉之言，也是爲人處世之道，你是我的外甥，我才這樣對你說，你別聽了不高興呀！

范：我沒有不高興！

龍：媽，我跟懷和叔叔去。

嚴：去吧！就回來。

（范，龍同下）

英：爹，你看伯民出卡子這末些天，還不回來。這幾天我常心驚肉跳，不會出什麼事吧！

嚴：那是因爲你惦记他太過了。

英：這幾天好些地方被那邊佔了，警察特務到處抓人，鬧得雞飛狗叫，晚上不到十點就戒嚴了，聽說卡子上特別嚴賞。

嚴：咱們買賣人，沒關係。

英：怕伯民從那邊……

嚴：藥行公會大夥推舉他去採辦藥材，大家夥的事，有憑有據，不怕。

（范，龍上）

范：舅，送到了。

龍：爺爺！崔奶奶說謝謝爺爺。

范：她說咱常幫他，等拴兄弟好了，過來謝您。

嚴：咱們不爲這些，替人治病是咱們本份。

英：好了，龍兒該睡去了，明天還上學去。

嚴：龍兒跟媽去睡吧。

龍：爺爺，我去睡呀！（同英入）

嚴：你完了麼？

范：沒事了。

嚴：懷和，來，接着講下去。（咳）

范：您早點睡吧，我自己看。

嚴：（搖頭）（唸）神聖工巧，是診病的要道：望而知之謂之神，所以要目察五色；聞而知之謂之聖，所以要耳識五音；問而知之謂之工，所以要言審五病；切而知之謂之巧，所以要指別五脈。這望聞問切，神聖工巧，就是識別病症的要道……（敲門聲）有人叫門，你去開門。

范：（開門）！伯民哥回來了，（伯民風塵滿面，推了自行車上）

民：爹！

嚴：啊！伯民，你回來了，路上好走麼？

民：路上到沒什麼。（龍跳上，英跟在後面）

龍：爸爸，我才唸叨你呢！

民：好，龍兒，乖，爸爸給你帶吃的來了。

（龍兒跳到桌前，取出書本寫）

嚴：伯民，你今天什麼時候動身的，怎末到這時候才到家？貨卸在那兒？

民：咳！不用提了。進卡子的時候，哨兵看見兩車貨，硬說是從匪區運來的，連人帶車，押到警察局去了，好說歹說給了卅萬塊錢，才放我出來，要找兩家舖保，才能把兩車貨取回來？

嚴：唉，不要緊。貨辦到了就成，明天到藥行公會去，找兩個舖保吧。

范：伯民哥！洗臉水打了，在這洗吧。

民：放到裏屋去吧。

英：家裏奶奶她們好吧？

民：他奶奶身體挺結實，日子過得也好。好幾年沒看見龍兒，他老人家頂想他，叫把龍兒送回去；要不，全家都回去。爹，我看那裡做買賣的都發財，又不受卡子上的窩囊氣，倒不如都回去好！

嚴：經營十多年了，換地方幹麼，在那小地方也沒大發展。

民：誰說沒發展？（悄悄地）辛集發展可好呢？那兒又不像這兒，這個捐那個稅的。

嚴：得了，別說了。

民：這兒接收大員把老百姓房收完了，那邊政治又好。

英：你少說兩句還不成！

嚴：做買賣的管那些幹什麼？

英：快洗臉去吧！

龍：爹，你瞧。

民：唔，寫得好！（入內）

英：（唸）「爸爸回來了」，寫得歪七歪八。

嚴：我看看，好！快給龍兒吃梨，吃了睡覺去吧！

英：（向內室）伯民，你吃飯沒？

民聲：沒！

英：想吃什麼，我給你作去。

民：隨便做點吧。（嚴拉龍入內）

英：（對范，）把門上了吧！（入另一室）

(范上好門，獨自收拾)(少頃打門聲)

劉聲：開門！開門！

范：誰呀？

劉：嚴掌櫃在家麼！開門！(范開門)

范：你先生看病麼？

劉：不是。

范：抓藥麼？請坐！

劉：不，麻煩你們掌櫃的一點小事！

(劉淑英端飯碗上)

英：什麼事呀！

范：找掌櫃的說句話。

英：請坐，爹！爹，有人找你！你有什麼事呀？

劉：跟你說也一樣，不用叫他了。

嚴聲：我這就來。

英：貴姓？

劉：我姓王，徐文斌先生托我把這一包東西送到你櫃上擱一下，他一忽兒就來取。

英：徐先生，那個徐先生，我們不認識呀！

劉：認識，認識，……都是安國人，鄉親，徐文斌嘛，把這包東西放一會馬上就來拿。

英：你不坐一忽？

劉：不了。（下）

嚴：（上）是誰來了？

范：一個姓徐的，叫徐文斌，他把一包東西放在這兒！

嚴：人走了？

范：那人怎末鬼鬼祟祟的。

英：說一會就來取。

嚴：唔……

范：這東西怎麼這末沉，是什麼？（打開看）

嚴：別人放的東西，別動他。

英：啊，是槍！

范：槍！

嚴：別嚷，別叫大家知道，快包起來！

范：還有信，是給您的，舅。

嚴：（看）我不認識這個姓徐的呀，怎麼托我保存？

英：他不來取了？

范：那咱們怎末能放這個？

（嚴伯民上）

伯：什麼事呀！

英：一個姓王的，硬把這枝槍留下，說是姓徐的，是個安國人，叫咱們給他藏。

一藏，（又急又怕）你看，這怎末辦？

嚴：我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，這種事也不能亂託人，我看這事不的確，我們

不能留下。

民：姓王的到那兒去了？追他去？

范：已經走遠了，（怕得要哭）現在特務亂抓人！

民：是咱們得罪人了，人家跟咱過不去？

嚴：沒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，伯民，我看把他撩到後院井裏去！

英：那怎末成，一會姓王的來向我們要呢？我們還是包好，等他來取。

范：都快戒嚴了，他要來取呢？

民：我把他交到派出所去！

嚴：送派出所事情就鬧大了！

民：那找個嚴實地方先藏起來。（正走）

（門外，便衣等一擁而進）

韓：不許動，一個也不准動！把戶口本拿來，（嚴伯民想去拿）不用，擱在什麼地方讓我們伙計拿去！

嚴：在屋裏桌子抽屜裏！

(便衣推龍兒上)

龍：媽！我怕。

(便衣入內取戶口本，馮與戶籍員上)

英：別怕。

馮：你叫嚴敦厚麼？

嚴：唔。

韓：這是誰？

嚴：是我兒媳婦。

韓：那個呢？

嚴：是我們櫃上伙計。

馮：這個呢？

嚴：嚴伯民，是我兒子。

馮：才從卡子外面逃回來的，是不是？

民：是，才替藥行公會辦貨回來。